

●语丝先锋代人受过●东西文化碰撞的绚丽火花
杜运通著
虫希追求光明然却惧怕血腥●抒情哲学人生

伊甸园之歌

林语堂现象透视

功大于过

平淡不流于鄙俗 典雅不涉于古僻 ●林语堂研究

●一花一世界 一沙一天国●乐天旷达 闲逸多

道理参透出幽默 性灵解脱有文章 河南大学出版社

●直面惨淡人生 爱憎各臻其妙 同心如牵挂

他?!

——献给林语堂

他是：

幽默大师，

双语作家，

一代哲人，

一位通才。

伟大的现代作家，

伟大的语言学家，

伟大的翻译家，

伟大的发明家。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驱者，

蜚声世界文坛的中国大文豪。

20 世纪的智慧人物，

环球文化人中之龙凤。

数千年来中国文明钟毓出来的奇葩，

古今中外东西文化孕育造就的巨擘。

他又是：

优秀的世界公民和爱国者，
杰出的非官方型中国大使。
第 41 届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
1975 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
一位备受美国总统赞誉的东方学子。

他还是：

现代中国作家中的“一捆矛盾”，
现代文学史上“最不易写的一章”，
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化人，
“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
“西崽相”，
“反动作家”，
“帮闲文人”。

他自称：

西洋人头脑中国心，
热心人冷眼看世界。
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
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

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

不管是褒，是贬，
他都付之“会心的微笑”；
不管是功，是过，
他都是一个不容漠视的客观存在。
这个他，
就是林语堂。

这并非一首诗。只是笔者分别将台湾、大陆、美国的林语堂读者、研究者对林语堂的评价及林语堂的自我评价撮录在一起，旨在说明研究对象的错综复杂和海内外评价的天地玄黄，希冀引起广大读者对林语堂现象的深思。

1996年盛夏写于开封铁塔脚下

林语堂如是说

一生矛盾说不尽，心灵解剖迹糊涂。

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人生有痴，而后有成。

尽力工作，尽情作乐。

文章可幽默，作事须认真。

绅士的讲演，应当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

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

岁月如潮

——序《伊甸园之歌》

刘增杰

夏夜入静，月光如水，清风阵阵，竹影摇曳。坐在窗前翻读《伊甸园之歌》清样，心情舒展恬适，思绪也海阔天空，如脱缰的野马，脑际不时地闪现出学科建设的一些难忘的片断。对我来说，这次阅读清样，似乎在进行着一次愉快的感情旅行。

解放后，河南大学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到运通他们，已是第三代。

学科第一代开拓者的起点相当高。早在1944年，任访秋先生就率先出版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河南前锋报社版）。专著内涵丰富，视野宽阔。特别是作者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对于晚清文学革新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天然联系的科学概括，已被实践证明是极富活力的学术创见。此后，他接连推出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中国新文学渊源》等著作，使这一学术体系的建构日臻完善。1957年，任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在即，但终因政治原因未能面世。20年代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30年代在《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不少小说、诗歌和评论的万曼先生，50年代中期主持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当时出版的《现代文学作品选讲》，曾被许多高校选为基础课教材。后来，万先生研究方向他移。一部《唐集叙录》，奠定了他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应有地位。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

徐士年先生，他的现代文学教学，历年都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1956年，国家开始实施研究生制度，徐先生奉调入京，到某著名高校担任研究生指导工作。不过，他的颇有影响的力作《古典小说论集》的出版，宣告了他已从“现代”走到“古代”，开始改换门庭。以任、万、徐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研究群体，当时在国内还颇有点名气。

学科的第二代在新的文化生存环境中进行着艰难的跋涉。赵明、刘增杰、刘思谦、王文金等人担当着重要角色。我在一篇分析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的论文中说过：“政治化倾向的强化，由于最宝贵的时间被浪费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的争吵、批判之中，他们的知识和前代知识者相比，显得十分片面和贫乏，并伴有浓厚的教条气息。他们承受的苦难远比前代知识者更为独特。进入中年之后，社会生活的巨变，创作、研究条件的改善，使他们不知疲倦地用生命来弥补已经失去的机会。他们的人品和文品带有时代的悲剧性。在文学研究方面，直至80代，他们仍担当着虽有些力不胜任但又责无旁贷的中坚角色。知识的先天性贫血使他们学术成就算不上杰出，但也平实厚重，决非投机取巧之作。”我们学科的情形也大致如此。但即使如此，刘思谦之于当代小说和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赵明之于鲁迅思想研究、王文金之于现代诗歌研究、刘增杰之于解放区文学和文学思潮研究，还是发出了独特的声音。他们推出的一批专著，在各自的领域内都占有一席之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第二代作为桥梁，为第三代的成长创造了适宜的环境，从而为学科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机遇。

第三代，是包括运通在内，以研究生为主组成的学术梯队。将近十年的惨淡经营，目前，解志熙、关爱和、沈卫威、孙先科诸人，均已崭露头角。这期间，现代文学的教学工作，则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已到退休年龄的教师先后退出了教学第一线；一些教师

或出国或调出不能再承担日常教学工作；志熙、卫威、德功、先科相继外出攻读博士学位。一时间，教学任务繁重而教师奇缺。校内、校外，专科、本科、研究生，多层次、多头绪的教学任务如何完成？除研究生教学工作由我协调外，其余的担子则主要落到了运通身上（赵福生老师协助他工作过一段时间）。有时，教学任务分配实在有困难，运通虽刚从外地上课归来，就一声不响地带着疲惫的眼神，又重新走向课堂。就这样，运通用自己在教学第一线无怨无悔的奉献，为别的青年教师在学术上的攀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运通的教龄已逾三十年，仍住在水电不齐全的破旧平房里，他的学生早已都住上了标准套房。我主持系务期间，时常向他表达内疚和不安。他总是豁达地一笑，算是做了回答。我知道，这表面上的轻松、豁达，却隐藏着内心的庄重和自制。着眼于学科的未来，去年，学科又有三位青年教师分赴北京、上海攻读博士学位。这又意味着，运通甘愿继续忍受在教学上的“捉襟见肘”之苦。

我常想，一个地方院校的现当代文学学科，要想做成一件事，就得付出十倍的努力，经受十倍的熬煎，再添十倍的耐心。三代人的努力还是换来了初步的收获：近十年来，我们先后承担并陆续完成了近十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版了几十部较有特色的学术专著和教材；教学质量逐年稳步提高。今年，“现代文学思潮教材建设和教学实践”教学成果，还获得了国家教委颁发的教学成果二等奖的奖励。在学科的不断开拓中，运通在教学上的贡献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此时，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在一篇散文中对于无花果树的称赞：“无果树并非真的无花。辞书云：无花果‘花隐于囊状总花托内，外观只见果而不见花，故名。’无花果树的这一特性，正体现着教师的风范。在各类学校的教师中，绝大多数人都终生辛勤耕耘，名不见经传。如果说，各式各样的专

门家、领导者，事业有成就，恰如奇花怒放，常令人赞叹不已；那么，殊不知：在他们成功的背后，却有着无数为他们的成功呕心沥血的教师，曾经日以继夜地铸造着他们的灵魂。比起经常见诸于报端或电视的明星和各样风云人物，教师似乎显得黯然失色，缺少知名度。可是，正是教师的哺育，才有层出不穷、代代明星和风云人物的降生。就像不和春花争奇斗艳，隐于囊状的总花托内的无花果树的花朵一样，教师的风采，隐藏于全人类智慧的总和中，隐藏于每位成功者的血液和精神里。在看似平淡的教师的职业里，负载着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蕴含着人类生生不息的意志和哲理。”（《生命的葱绿》，1996年5月《中国教育报》）

让我把思绪牵回到《伊甸园之歌》。

尽管教学占去了运通的大量时间，但在学术研究上他还是孜孜以求，锐意精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行进，取得了值得赞许的进展。这沉甸甸的《伊甸园之歌》便是明证。

近年来，林语堂研究热的兴起，除了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非文学因素的影响使研究处于事实上的停滞之外，还在于研究对象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林语堂在《四十自叙》中说：“一生矛盾说不尽，心灵解剖迹糊涂。”这自嘲颇能画出林氏一生的精神景况。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时常会诱发着、激励着、推动着研究者持续不断的兴致。在已经出版的林语堂研究著作中，本书无疑是一部富有学术特色之作，是林语堂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收获。全书从“思想透视”、“作品研究”、“人生盛宴”、“回眸颀英”等不同侧面，对林语堂的思想、创作、人品，乃至林语堂研究的风风雨雨，既有全景式的鸟瞰，又有精确的工笔细绘。作者或以洋洋洒洒的流畅之文带给读者以鲜活的艺术感受，或以铭言隽语引发读者无尽的沉思。这里显然不是全面评析《伊甸园之歌》的最佳

语境。我只想指出本书的一个鲜明特色：反思性。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任何研究都是对研究对象、包括已有研究成果的新审视、新解读，带有强弱不一的反思色彩。本书的这一特色更为突出。诸如“‘语丝’先锋代人受过”、“林语堂 30 年代幽默小品再评价”、“林语堂研究 70 年”等，从题目就可以读出作者的写作题旨。学术上的反思意识，标志着一种清醒和成熟，是研究者在较高层次上对研究对象的理性审视。作者对已往林语堂研究的追踪，事实上是把自己的研究建筑到了知己知彼、思深虑远的牢固根基上，而这正是成功的前提。

前路迢迢。对于林语堂研究来说，《伊甸园之歌》堪称研究中的新进展。而对于运通来说，这也许只是他林语堂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我们对作者抱有大的期望。

岁月如潮，人生如歌。人之相交，莫非前缘。在我的学术生命途路中，我庆幸相伴的是这些可敬的长者、同辈，以及运通一代各展其才的后来者。古人云：人生贵相知，相知无远近。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我的真实感受是，我们这个学术群体，有着一一种与势利无缘的淡泊，有着一一种要共同做成一件事的执著。平时交往，既非世故应酬，也无矫情套语。心中默契的浓情甚至用不着语言点破。这当然又不是世俗的哥儿们意气。当有人不冷静时总会有人直言相告；当有人轻飘飘陶醉时又会有人出来打掉他的兴头。这刻骨铭心的记忆使我的序言早已远离了《伊甸园之歌》的主旨。但这些平淡的往事，不正是生命的美丽？不正是更真切的人间伊甸园？

1997 年 6 月

目 录

他?!

——献给林语堂..... (1)

林语堂如是说..... (4)

岁月如潮(代序)

——序《伊甸园之歌》..... 刘增杰(1)

思想透视

“语丝”先锋代人受过

——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
..... (3)

虽希追求光明 然却惧怕血腥

——林语堂“转向”原委辨析..... (23)

东西文化碰撞的绚丽火花

——林语堂幽默观的发展路向及文化特质..... (40)

教育的根本在立人

——林语堂教育思想透视..... (60)

我要写一本书 在全世界都闻名

——林语堂写作观探微之一..... (76)

漳州西溪的山水 为学养性的源泉

——林语堂写作观探微之二..... (84)

不信灵感 讲求“静”“专”与“兴趣”

——林语堂写作观探微之三..... (95)

把读者引为知己 向读者袒露真诚

- 林语堂写作观探微之四…………… (107)
- 要独抒己见 不随波逐流
- 林语堂写作观探微之五…………… (116)
- 平淡不流于鄙俗 典雅不涉于古僻
- 林语堂写作观探微之六…………… (125)
- 抒情哲学 人生证言
- 从《生活的艺术》看林语堂的哲学观和人生观
…………… (142)
- 一花一世界 一沙一天国
- 从《苏东坡传》看林语堂的自我阐释…………… (152)

作品研究

- 良多于莠 功大于过
- 林语堂 30 年代幽默小品再评价…………… (175)
- 直面惨淡人生 爱憎各臻其妙
-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与《纪念刘和珍君》比较
…………… (197)
- 道理参透出幽默 性灵解脱有文章
- 论《京华烟云》的小品文笔调…………… (207)

人生盛宴

- 同心如牵挂 一缕情依依
- 林语堂的青春浪漫曲…………… (227)
- 人必有痴 而后有成
- 林语堂的爱好和嗜癖…………… (242)
- 乐天旷达 闲逸多适
- 林语堂的悠闲艺术…………… (259)

回眸撷英

林语堂研究七十年

——兼谈林语堂研究的发展趋向…………… (273)

林语堂年谱…………… (323)

林语堂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371)

后记…………… (409)

思想透视



“语丝”先锋代人受过 ——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 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的第二条注释写道：

三十年代，他（指林语堂——作者注）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提倡“性灵”、“幽默”，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第57期发表《论论语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其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①

这条注释给读者留下三点印象：一、林语堂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二、鲁迅写作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三、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始终站在进步文学阵营的对立面。事实果真如此吗？

“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

在1925年11月9日出版的《语丝》第52期上，孙伏园发表《语丝的文体》一篇短文。该文是作者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谈到在10月26日语丝社的同人谈话会上，林语堂主张扩大《语丝》范围，连政治社会种种大小问题都一概要作评论。孙伏园赞成林语堂扩大《语丝》反映内容的主张，但又认为这与“语丝文

^① 《鲁迅全集》第1卷第2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体无涉”，因为《语丝》历来是尊重文体自由的，从未有规定怎样的文体不便登载。^①时过两周，周作人抱病伏枕作答，题目是《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②，载于1925年11月23日出版的《语丝》第54期。文中说我们创办《语丝》的“目的只在让我们可以随便说话”。《语丝》“是我们这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不伦不类是《语丝》的总评”。他又说：

“那只大虫”^③在北京教育界跳踉的时候，我个人在日报上曾发表好些议论……这都依了个人的趣味随意酌定，没有什么一定的规律。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惟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这只须看前回的大虫事件便可知明瞭，我们非绅士之手段与态度比绅士们要“正”得多。在周作人看来，随意、大胆和诚意是《语丝》的特色，在“大胆与诚意”方面犹如洋绅士所标榜的“费厄泼赖”精神。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中爱国志士的鲜血像火种一样点燃了北京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火，段祺瑞执政府的丧权辱国和章士钊“读经救国”的倒行逆施又如火上加油，11月27日至29日，轰轰烈烈的“首都革命”爆发了。女师大的革命师生站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列。成千上万的游行示威者高呼“打倒卖国段政府！”“打死朱深、章士钊！”^④等口号，突破军警们戒备森严的防

① 孙伏园：《语丝的文体》，《语丝》1925年11月9日第52期。

② 此文作者署名为“岂明”。

③ “那只大虫”指章士钊。

④ 朱深为京师警察厅厅长；章士钊为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